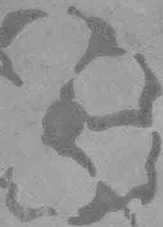


秋水芙蓉

秋水芙蓉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發行

秋水芙蓉二冊

定價大洋九角

版權所有 翻印
不許

著者 李伯通

校閱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益書局

電話 四一三八

分發行所

北京楊梅竹斜街
廣東雙門底
漢口平邊街
長沙萬福街
開封書店街

廣益書局

愛國
小說

秋水芙蓉卷三

第十三回

老佛爺夢芙蓉仙闕

兩貝勒過紗帽胡同

講到頤和園那位老佛爺躺在煙床上一鐙如豆就有個頭品頂戴的大員擺著官步而來口稱奴才該死佛爺定睛一望那大員耳鼻口舌總帶些血痕忙問你是從那裏來的大員說奴才紀芳從安徽巡撫任上來的佛爺又問你來此何幹大員說我佛深居這頤和園內同一二宮監盤桓不知道外面世界如火如茶演唱的戲劇非常熱鬧佛爺高興趁這雪後天晴何妨乘輦出遊佛爺說誰可領路大員用手一指太婆子隨著指頭望去真個是異境天開面前一座佳城四圍是綠茫茫深水正恍惚間早咿咿呀呀的搖出一隻畫舫蕩槳擎篙的都是些絕色麗姝風鬟雲鬢太婆子暗想咱家生長宮帷幾十年不曾見過這樣仙境寸心一動就走過兩個垂髫女子扶他上船登時如雲如霧的就到了一所宮殿太婆子不免疑惑說呀呀才在船上如何又到這裏擡起頭來一看殿闕上懸著個玉履金書方匾題著芙蓉仙闕

四個大字說不盡畫棟雕甍珠闌玉檻碧陰陰的皆是古柏蒼松罩著些綺霞麗景一會兒殿上笑語聲喧引出一班翠羽明璫的美女頗覺得自慚形穢他這裏神情懔懔似覺有個拂塵在面上一掃唳：那裏是一座宮殿眼前碧水淪漪一枝枝冒出許多麗質奇葩芳香撲鼻太婆子暗說這種頑意真是夢想不到耳畔似有人向他說這花呀就是美人這美人呀就是芙蓉仙子這芙蓉仙子的主人就是石曼卿現因世界濁惡被一班胡鹵弄得滿地腥臊不男不女不倫不類他早同著丁觀文王子高周瑤英芳卿一班仙子小謫塵世眼見胡運告終他們掀天揭地的事業翻江攪海的文章已大做特做老婆子你不相信你看前面又是些甚麼佛爺聽到這裏嘩喇：驀地一聲霹靂登時萬道金蛇閃爍得眼花頭跳一陣陣黑霧迷漫跳出些無頭鬼物這鬼物總穿著蟒衫朝服兩個馬蹄袖子只是亂舞跑得跌跌滾滾後面似有人趕著定睛一望一個惡狠狠的男子手裏擎著快槍一個雄赳赳的女人手裏擲著炸彈一聲喊說我于金麒麟我趙秋錦來了你們是一個活的沒有佛爺就也一我了一一投了話却

佛爺戰兢兢。嚇得叫。說咱們要倒霉了。倪太監說夢境無憑。忙燒著阿芙蓉膏。將一枝翡翠煙槍遞過。勸佛爺儘吃幾口。佛爺却狼狽不堪。漫騰騰的把適才經過夢境。叙述一遍。那些姓名。倪太監有曉得的。有不曉得的。爲最目下。于金麒麟。斃安徽巡撫紀芳。這簇新的案子。是鬧得舉國皆知。豈有頤和園裏不當爲話柄。當下提起這事。倪太監說。這紀芳活靈活現。才在安徽丟命。他鬼魂就跑到這裏。其實這裏早有上諭。電致馬二煦。替他嚴辦凶犯。究治黨羽。也算對他得起。了。太婆子說。咱家看他前來託兆。不是爲著自己冤仇。是指示我們大清江山。眼前要有變動。咱的年紀大了。母子們活生生的。做對我不制度。他他便要制度我。甚麼新政呀。甚麼變法呀。這些革命黨。都是康梁引出來的。這康梁都是我孝順皇帝的兒子。引出來的。他反對我。還要制我死命。依他做法。簡直是要把大清江山同著革命黨公共。他便死了。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呀。一片蠻理。却是好笑。說著便嗚嗚咽咽。抽噎起來。心裏又是氣惱。又是駭怕。雖經心愛的倪太監百種勸解。無如心打不開。從此時寒時。

熟也就鬧起病來。他老人家一病，早把些御醫忙煞。福親王宗藩不時進宮，除問安侍疾以外，不免計議些朝政。那兩位貝勒正海、正潮，益發的偷天換日，無事不幹。諸位這正海、正潮，雖是同居王邸，却各有黨羽。一日正海在戲園子裏看戲，却是唱的捉拏花蝴蝶。那一個武生舞的一手好單刀，飛花滾雪，檯下的人無不喝采。隨又竄在一根鐵條上，左盤右旋，工夫純熟，就有個靚妝豔服的女人拍手叫聲好呀。正海掉轉頭來一瞧，一雙餓鬼的眼，就在那女人身上釘上，釘下不肯放鬆。那女人也就把正海膘了一眼。這時正海渾身酥麻，忙招呼個貼身家人咬了個耳朵。那家人就趁勢蹣跚到那女人跟前盤問他的家世住址。那女人說：「我叫做孽海花，住在濁惡世界泥犁地獄。有人找我，須要變做烏龜，忘八爬到我那無底洞裏有的，是刀山劍樹，沸騰騰的油鍋。只要人拚著性命都可以去得。」那管家把舌頭一縮，說：「這不是要的。」當即回轉告訴正海。正海笑說：「你這糊塗蛋，虧你拿這些熟話來講。咱們不是喫飯長大來的，是被這些瞎話嚇大的。你不必驚動他，等著散場的時候，你替我暗暗的尾追前去，得他個著落，便赶快報告我。」怕他跑到天河不成，那家人一疊連聲。

答應幾個是……不消一會。檯上停演正海忙忙坐著馬車回邸。那家人就緊跟那女人去做秘密偵探。諸位那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化弁爲釵的薛潔。原來薛潔到了北京已住有兩個星期。早發了四封快信。一封是到他的母親。一封是到冷玉。一封是到卓靜和華亭玉。一封就到日本。寄與卓邁爲最。到卓邁的信。叫他明正趕回安徽。以便與姜鐵金早早合局。一預伏後文。一終日在寓無事。他想我的宗旨。一來是化做女子身。要爲濁惡世界的女子說法的。二來北京是滿清政治發源。現在朝政實權。內面是倪太監。外面是福親王宗蕃。這宗蕃有兩個兒子。一是正海。一是正潮。聽講他神通廣大。甚麼偷天換日的事體。總是幹的。正海頗有戲迷。我何妨破些工夫。到戲園子裏碰碰機遇。巧巧。這日正海在座唱這花蝴蝶時。故意伸出皓腕。拍掌叫好。所以正海拿眼釘他。他也瞥轉秋波給他。個有意無意的眉語。不然薛潔是根塵清淨。久通禪那。這些色色形形。也不犯著拿著法眼藏去賞鑑。所以正海著個家人來問他。似莊似諧的說了些偈語。若是正海有點根器。被這當頭棒喝。就該及早回頭懺悔。一切無如迷却本性。一顆餓鬼畜生的心。無從清洗。衆生難度。他只有

用他。慧劍來斬邪魔。一到紗帽胡同。他便進了寓所。安排些頑雨癡雲。將機就計。這邊的計畫。且不管他。單講那家人一路跟來。認定門戶。隨即跑回報告正海。正海得了報告。就打算那憐香惜玉。偎紅倚翠的主見。睡在床上。一夜何曾合眼。暗想我在京城裏。花叢香窟。逛的不少。便是上海廣東。也狠物色一番。前年出洋考察政治。巴黎倫敦的美人。都是揀著好的賞鑒過的。溫潤的也有。甜淨的也有。從未有眉展春山。眼橫秋水。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一種驚才絕艷。如今日所遇之孽海花者。加倍寫薛潔顏貌。却字字逼真。鐵板注脚。一呀。啐。這孽海花。是部小說名詞。他信口胡謔。我如何便當爲實在好了。我明日便親承薌澤。得與美人聚晤一起了。直至天明。意想神疲。畧齣睡了一兩個鐘頭。恰恰暖日烘窗。一骨碌爬起身來。穿好衣裳。淨面漱口。用了些早膳。掏出金錢一看。已是十點三刻。忙招呼馬車。帶著昨日的管家。預備徑往紗帽胡同。才要出門。偏偏他的兄弟正潮趕來說。哥子何往。老佛爺病勢糾纏得狠。適才倪老公傳個口信。叫你赶快到頤和園。老佛要同你談談。正海急著說真的嗎。一場高興。被這老太婆打斷了。那管家說明日再到紗帽胡同。不遲。怕

秋水芙蓉

卷三

第十三回

七

聽見家兄講說這裏有位孽海花倒是驚才絕艷不可不瞻仰的。薛潔說：請問令兄是誰？你先生又是誰？正潮笑說：你真不知道嗎？家兄叫正海，咱叫做正潮。福親王便是咱們的老子。薛潔連說：啊！噤！噤！失敬！正潮忙指著冷无爭問薛潔說：他同你是甚瓜葛？薛潔笑說：他呀，是我個胞兄。我叫孽海花，他就叫孽海潮了。正潮嚷著說：咱們記得那百家姓上沒有姓孽的。薛潔說：你忘了？百家姓上不明明說的：師、鞏、庠、聶。我們這個孽字就是那個聶。正潮說：對呀！你們兄妹兩個到京裏幹甚麼？薛潔說：不過是想升官呀，發財呀。正潮說：原來也是這個念頭。如今官在那裏？財在那裏？薛潔冷聲說：這是要貴人提拔的。正潮手舞足蹈的說：在我！這却不難說著：就跨進房間，那一種輕浮浪賤動手動腳的樣子，再形容不出薛潔暗罵：這樣忘八雜種，做作滿奴代表，那有不亡國的正潮。向床上一躺，忙叫快拿鴉片煙來。咱們的煙癮到了薛潔這裏，却沒有預備，忙叫冷競出去張羅。不一會工夫，居然煙具并阿芙蓉膏到了。霎時吞雲吐霧，弄得滿屋子昏天黑地。薛潔只是掩著鼻子說：臭味難聞。正潮怪叫的說：我的孽海花呀，你這白美人就不懂得黑美人的滋味了。任是八洞

神仙都沒這快樂。你們還想升官。發財。個不在這個裏面。陶鎔真是說夢話了。一骨碌起來。拉著薛潔的皓腕。叫他躺下。替著燒煙。薛潔說煙可不會燒。我陪你老談談。正潮喜得。眉花眼笑。說對呀。於是拏出那嫖客風流手段。說些溫存體己的話。薛潔是若離若合。若推若挽。正潮快活。不過忙在手指上褪下一隻鑽石戒指。約值頭兩萬塊洋錢。遞給薛潔。薛潔笑說。如何生受你。老把你老銀錢都白花費了。不是鴛鴦不能成對的。薛潔這句話。只差明白揭穿了。可憐愚蠢衆生。如何懂得吸食過鴉片。還要鬧酒鬧飯。幸虧跟來的長隨說。你可早點回家。大貝勒的脾氣。不是好惹的。他如一脚趕過來。怕不要弟兄淘氣嗎。正潮被這句話提醒。便嚕嚕嚇嚇。又同薛潔瞎纏一會。方才出去。那知正潮才去。這正海早已由頤和園趕到這裏。諸位頤和園那老太婆子。爲甚麼要招呼正海進去。因著病勢糾纏。心神不安。閉了雙睛。不是夢見紀芳。就是夢見趙秋錦。于金麒。時而天堂。時而地獄。時而仙姝。窈窕。時而魔鬼。猙獰。心裏駭怕。不過厭煩。不過要找些喇嘛高僧。建設壇場。講那極高深的大乘經典。一來懺悔自己的罪惡。二來要超度紀芳。伯麟。秋錦。金麒。這一班亡魂。這個差事。

福親王就舉薦兒子正海承辦。今早傳諭海貝勒進內。就是叫他辦這差事。務必必要通曉大乘經典。於佛學極有研究的。正海答應出來。心下暗想。昨夜那位孽海花對咱講些天堂地獄劍樹刀山。莫非他也懂得些佛典。且不管他。咱們且去會會他。他如有點意思。咱倒可把他引入宮禁。同他幹那磨臍度氣。龍天歡喜的頑意。他做龍女。咱做善財。老佛爺就做了南海觀音。終日價耳鬢厮磨。聚處一起。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想著便高高興興。竟到了紗帽胡同。薛潔往所。那貼身管家是認識清楚的一到門口。那管家就闖然進內。問屋子裏有人。冷競說是誰。管家說。我們海貝勒來了。冷競心下明白。就說聲有請。正海更不怠慢。幾個俊俏步子。早已走入屋內。看見冷競倒也生得一表人才。英姿秀發。正海鞠一鞠躬。請問尊姓大名。冷競答說。在下叫孽海潮。同著舍妹孽海花住在一起。正海笑嘻嘻說。你們兄妹兩個名字真叫得時髦。咱們不避唐突。是專誠來會孽海花的。其時薛潔把門帘一掀。笑著出來說。我這裏是泥犁地獄。有的刀山劍樹。沸騰騰油鍋。貴人不犯著墮入惡劫啊。正海說。咱知道。你佛學頗深。深明大乘經典。特地來同你研究。薛潔聽了這話。狠爲詫異。不料

惡濁的衆生。倒也懂得些口頭禪。忙說。我們既係談禪。就要依著佛菩薩的戒律。正海笑說。講到戒律。咱們是要破除一切的。咱們第一愛參歡喜禪。第二愛講野狐禪。甚麼五戒十戒。是不能遵教。薛潔暗罵要死衆生。活佛難度忙笑說。何物波旬。孽性不化。你且講明你的來意。正海說。不瞞你講。我是頤和園裏老佛爺叫我來找你的。薛潔說。你不必吹這沒來由的法螺了。正海說。我實告訴你罷。老佛爺非常好佛。十幾天前。他得了個奇夢。夢見安徽巡撫紀芳帶領他到一座芙蓉城。引出些無頭怨鬼。甚麼趙秋錦。甚麼于金麒麟。和他要命。因此得了冤纏病症。睜眼也見着他們閉眼也見著他們。現在沒有法。想要在頤和園裏開個壇場。講經說法。佛說。念一句阿彌陀佛。就能脫離苦海。如今老佛爺念佛一張嘴。南無。的已是念個不住。我想要講大乘經典。那些京城裏黃教紅教喇嘛。都是喫葷開戒。靠他不住。我特地來同你研究。究竟最有功效的是要講些甚麼經典。薛潔說。如來佛祖說五時教。第一時講的華嚴經。第二時講的阿含經。第三時講的方等經。第四時講的般若經。第五時講的法華經。涅槃經。這經典的玄妙。推演不盡。必要龍天皈依衆生度脫。還是講那妙法。

蓮花經。正海聽著薛潔說了一大套。忙問女士。你對於各種經典。都能了解嗎。薛潔笑說。卽空卽色。卽色卽空。只要一路通。便路路通了。正海顛頭晃腦的說。可惜老佛爺病中。沒個人同他談談。佛學薛潔說。你老何不做鍼引綫。替我介紹介紹。正海說。只却可以。但是你做龍女。咱却要。做善財。那南海觀音。活著一天。我們善財龍女。要相依爲命。這一句話。你能允我。我早晚見著佛爺。一定替你。做鍼引綫了。薛潔尙未回答。冷競在旁笑說。這些孽語。不是要褻瀆菩薩嗎。未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十四回

滿奴閱牆伯歌仲舞

漢人當國龍章鳳姿

講這海貝勒著了邪魔。胡言亂語。冷競不免教訓他兩句。薛潔笑說。天鵝在高處飛。不能禁癩蝦蟆的渴想。現在已是年殘歲底。大家過了新年。總好計議。海貝勒說。這隔年想思。害得人好苦。咱們只好依著你說。見著佛爺時候。一定竭力介紹。薛潔說是極。正海又說。咱的煙癮到了。這裏還有預備嗎。薛潔忙說。有……就把才將供應正潮的烟具。忙捧過來。正海躺下。儘力的呼吸一起。方才丟手時候。不早一骨碌爬下床來。又向薛潔也細著眼。綢繆一會。然後出門。有話卽長。無話卽短。轉眼新正。

大家又添了一歲。這年薛潔是二十歲。冷競是二十一歲了。冷競與卓邁是同年。薛潔畧小一歲。那卓靜冷玉華亭玉。又比薛潔小一歲。諸位看過前書都該記得。清清楚楚的。一百忙中忽叙起年譜。將芙蓉城人物總提一提。筆墨好整以暇。這日正月初三。薛潔換了些鮮豔服飾。去回候正海正潮。到得福邸。向司閤的說明來意。司閤的因係特別女客。同尋常賀年的不同。赶忙進去回話。一會工夫。就跑出來說。海貝勒是不在家。到頤和園去見老佛爺去了。潮貝勒現在內書房等候。就請女士談話。薛潔不復停留。跟著司閤的灣灣曲曲。經過許多深房邃屋。然後到了一所小院。院落裏許多竹石花卉。十分雅潔。擡頭一看。正潮貂帽狐裘裝服華麗。早笑嘻嘻迎將出來。彼此行個鞠躬禮。進了屋子。就叫家人招呼一兩位姨太太過來招待自己。忙得手舞足蹈。真如得了活寶。忙說。咱們都想殺了今日。可不要走在這裏。儘著盤桓一會工夫。就有兩位姨太太過來。一叫楊翠花。一叫梅桂仙。都是北京妓院人物。打扮的么魔古怪。好在薛潔是根塵不染。看見這些胭脂金粉。無非是個帶肉骷髏。拏定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的主意。時而詼諧。時而莊論。句句話却有禪機。無如孽海。

衆生劣根不悟。正潮起先還裝出些斯文態度。到得言談歡洽。他竟動手動脚。一味歪纏。兩位姨太太明白。不過就託故避走。這個當兒。正潮色膽放大。竟然是撲抱求歡。薛潔急著說。那邊不是海貝勒來了嗎。說也奇怪。彷彿是做就來的戲文。這裏正潮胡纏。正海早在玻璃窗外偷看得明明白白。趁著薛潔這句話登時咳嗽一聲。大踏步就進了屋子。嚷說。老弟。休得無禮。瞞著哥哥。竟會幹這。正潮惱羞成怒。說我幹我的。誰來管我。正海氣得抖抖的。上前就給正潮老大一記耳光子。正潮如何忍受。就伸過手來揪住老兄的髮辮。俗說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況爲著妬奸情節。此時弟兄早一拳一脚的打個不休。甚麼傢伙。什物屋裏陳設都嘩啦……的拋擲得落花流水。諸位薛潔這時候還是袖手旁觀。呀。還是竭力勸解呀。啊。這薛潔也不是個獸子。他再估伶不過。弟兄兩個交手的當兒。他早之子子歸。竟賦桃夭之什了。這裏打得乒乓辟拍。他一總不知轉。是正潮一位福晉。趕著跑來嚷說。新年新歲的弟兄兩個又廝打些甚麼。原來正潮的福晉名叫寶玉。也是一種爛污潑辣貨色。自己幹那不慚不恥的事。還要管束著丈夫。其時楊翠花梅桂仙因著正潮同薛